

隨園全集

續餘外言

隨園全集之七

續外餘言

叢山沈富年書



小倉山房尺牘卷六

隨園

與梁山舟侍講

黃山歸見几上有陳受茲世兄帶來尊札蠶眠小字爲小倉山房詩集校勘精嚴几一音韻一來歷一偏旁靡不部居別白條分而縷析之雖當時虞仲翔駁正康成經義共百六十處無此精嚴因念司馬溫公作通鑑自稱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且皆絕大經典博洽宏通可觀可誦而其時能讀一過者只王勝之一人想見其餘士大夫皆自鄙無譏束之高閣拙集不過偶爾謳吟了無意義而侍講又素有高亢疎懶之名故呈送時慮未必肯觀即肯觀亦未必全擗乃公然低首降心耐煩批閱肯爲將伯之助逐字推敲得無胸中竟以此集爲可以暫存人間之物故務使協於美善而後已耶雖大君子之用心理宜如此而僕恰得之於意外顏之推稱曾子七十猶學名聞天下此其時矣特將改本另刷呈覽以不負一番見愛之苦心所摘九十一條其中一一如教惟街彈馬援二音義所以未改者緣平素掀翻古人文集如范蠡之蠡鄆侯之鄆伍員之員禰衡之禰相如之相司馬之司貞觀之觀中興中酒之中王氣之王欽遲之遲親迎之迎琵琶之琵車騎之騎往往平仄兩用杜少陵詩到此應常宿相留各判年判作仄聲用也先判一飲醉如泥則又作平聲用矣惻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中作平聲用也百年垂死中興時則又作仄聲用矣他如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考音義應字難字均當作仄韻而皆趁已之便以平聲押之此外元白兩家如此類用韻者尤指不勝屈枚故藉此爲口實自文其過其實一時無字可改故不可

不畏難而苟安也服罪輸情上博一笑

與韓紹真

前讀王君弼傳裁剪有法欣喜之至時近作古文者少金陵則又少矣得足下起而張之授受有人庶幾吾道之不孤也嘗謂方望溪才力雖薄頗得古文義意乃竹汀少詹深鄙之與僕少時見解相同中年以後則不敢復爲此論蓋望溪讀書少而竹汀無書不覽其強記精詳又遠出僕上以故渺視望溪有劉貢父笑歐九之意不知古文之道不貴書多所讀之書不古則所作之文亦不古唐宋以來推韓柳能爲古文然昌黎自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懼其雜也迎而距之柳子與韋中立書所引書目班班可考其得力處全在鎔鑄變化純以神行若欲自炫所學廣搜百氏旁摭佛老及說部書儻入古文便傷嚴潔嘗讀呂氏春秋載伯夷就養於文王未至岐周而道卒王荊公最博雅未必不見此書乃作伯夷論曰豈其年高不及至周而歿耶抑或未及待武王而死也故意跌蕩其詞以作波瀾不肯引呂覽以實之於此可悟作文之道蓋貴直者人也貴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木之直者無文木之拳曲盤紝者有文水之靜者無文水之被風撓激者有文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卽曲之謂矣善作文者平素宜與書合落筆時宜與書離又須揭取精華掃糟粕而空之雲之卷舒鳥之飛翔皆在於空銅厚則鐘啞矣膏盛則燈滅矣莊子云室無空虛則姑婦勃谿其理皆可一貫足下好學而能不爲學所累故佈此同心之言以佐足下之自信而有以更進也

謝畢撫軍

嚴侍讀處寄手書來所以存慰之者甚至適枚遠遊紫琅未及裁答近聞中丞以軍政餘閒
替東坡作生日首先提唱和者如雲此事與前年修楊妃墓相倣想見分陝以來三輔春深
九邊風靜故不特恩周黎庶兼且施及古人賢者當官雖千百年前之名士傾城俱受其福
使逖聲風聽者誰不蹲蹲起舞耶張友來接賜小兒衣服貴直千縑紙無一字豈乾阿嫗罔
極之恩多在不言中耶伏念童子不衣裘裳古之訓也阿遲六歲何足以當火鼠之奇溫然
而明公視同己子有屬毛離裏之思敢不剪裁命服以拜但未知金鰲頂上曠代箕裘將來
能克紹於萬分之一否外有穀種羊帽簪玉桃帶扣二物枚不肯告知伊母私自有之自知
裝潢白髮覆首圍腰未免不稱然欺其未冠之兒且作攘羊之父冠帶有知必將笑其燕婉
之求遇此戚施矣古玩尾價枚久不省記明公忽將全數寄來想哀其衰老有意栽培而又
不肯居贈賜之名故託爲找欠之說查他山詩曰一醉無名特借花其卽大人長者之用心
歟枚雖歸舊價實感新恩白叟黃童一齊申謝

寄孫補山中丞

客秋八月拜辭棨戟卽返端州重九後料量歸棹繞道桂林是弱冠時薦舉鴻博之地事隔
五十年如習鑿齒再到襄陽薊子訓重來東霸凡棲霞獨秀仙鶴明月諸峯無不徘徊瞻眺
感慨係之且喜閣下故人馬嶺山浦柳愚兩山長俱一見如舊相識掎裳聯襪訪古搜碑極
文宴之歡因知中丞百一山房中怪石作供嵌空奇妙悔在五羊城未乞一觀爲憾隨順流
北下尋愚溪訪鈷鉤潭觀日出於祝融峯賞雪於黃鶴樓得詩百餘首一路南風不競水淺
灘多燈節前三日纔抵金陵雖布帆無恙壯佼如初而回首龍門已有謝元暉白雲在天之

感覺舍弟得隸旌麾常親道氣爲可妬也伏念平生師友在公論則重其爲人在私情則感其知己者惟孫文定尹文端二人不圖垂暮之年又得之於閣下相見太遲相別太速東望於邑思何可支所望珠江轉舵移節金陵俾老人扶杖觀化受一塵而爲氓實所欣幸賜詩九章一時方聞綴學之士已抄萬本讀萬遍矣賤子還山如衣錦焉

與陸朗夫中丞

昔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范文正公經畧西陲而戀戀於圭峯水月古名臣有經世之功者往往有出世之心非務其名也良以道韻平淡然後能知進知退而罔以寵利居成功中丞屏藩山左聲施爛然獨能詠循陔之詩灑然引退天子重其爲人思其爲政鋒車敦逼中丞感非常之恩應詔復起此種風範尤於世道人心極有關係此枚所以當垂暮之年而必停舟修士相見禮也不意中丞願見之心更甚於枚道先人替題乞假歸娶詩時在旁磨墨年纔十七思之慨然誦枚古文琅琅滿口忘尊官不忘疇昔勤簿書兼勤文章中丞眞古之人哉臨行親送登舟縞紱兼金大恩壓己廉泉之水一勺皆甘枚不敢辭而不受然自念俟生老矣圖報無時犯詩人胡顏之譏空呼負負而已賦五言一章小抒情憫還山覓一介之使杳不可得適有硯工姚姓者來楚託其寄上姚生攻石之工渾古精雅中丞或呼而進之取家傳鬱林之石一試其伎何如

與李松圃郎中

客冬小住桂林得交喬梓晤言之下方知五十年前原是通家一旦相逢可勝悲喜足下洗筆銀河裁花作骨詩筆與唐賢抗手雖道衡著述偶就問於顏籀而李白文章早傾心於謝

眺矣蒙見愛之深情文兼至揚晉唐之碣則代架雲梯憐老眼之昏則益貽仙草朱提百鎰
鄭重相將從來文字之交往往比骨肉妻孥尤爲關切古之人鍾期流水莊惠濠梁何以加
焉別後水淺沙淤礙難鼓棹行十餘日方至全州有札一函交小阮寄上諒蒙省覽永州王
蓬心太守遣使相迎索我之詩贈渠之畫兩人挑燈鋪紙同掉白頭不覺笑曰可還似五十
年前赴童子試耶因極夸淡崖洞壑之奇勸小住往遊而余以歲暮懷歸遽從瀟湘洞庭而
下迄今思之懊悔無及方知劉阮在天台塵心一動便永隔人天往者不可諫如何如何一
路封姨作虐直至今春燈節前二日纔還金陵雅叨蔭庇老身無恙而回憶瀟江書院中八
仙一席與心池柳愚輩把酒吟詩亦杳不能再昔趙文子垂隴之會與列國諸賢飲酒樂嘆
曰吾不復此矣僕自搔白髮正復似之未知閣下與羣公琴歌酒賦時猶念及空山一叟否

答補山中丞

端州役來接手書知前寄數函都蒙英盼深慰下懷伏念枚身歷名場五十餘年所遇名公
卿感恩者有之知己者亦有之從未有三次傾衿而能抉其肺腑之所藏如公者也公教之
以董子之言去其羣泰集其衆和八字此即孔子之所謂見賢思齊樂道人之善孟子之所
謂舍己從人好善優於天下是也枚之謗陋何足以當常笑宋儒講學於聖人道理豈無窺
見堂奧者然必矜矜然抹殺漢唐二千年諸賢而自謂獨得不傳之祕則未免自大也而反
自小矣春秋時季札所到之國必交其賢士大夫如叔向子產輩皆刻意周旋枚雖非季札
而去所歷兩粵兩湖萬里有餘所遇名流頗記某某時往來於心而不能決捨不止山川
之登臨烟雲之怡悅已也得詩百篇寄呈教削家弟香亭有爲善之資少堅定之力自隸公

麾下後漸覺端靜方知南州小史頓改風裁爲在張令門牆故也閱邸報知蒙卓薦論其才似未足膺斯重典將來報恩酬知談何容易然枚實爲之喜而不寐者不喜其官階之將遷而喜其歸依之得主也嘗讀史冊文苑傳曰最先爲韓愈所知則其人之文學可知矣循吏傳曰某官爲宋璟所薦則其人之政事可知矣香亭竟爲補山中丞之所薦海內聞之定皆額手枚幼不習字晚悔無及每執筆如書生騎馬時防邊墜意態全非所上箋奏公偏以親書命之宿瘤之醜不能自匿又意所傾吐不能自休遂致塗鴉滿紙老秀才重赴一回鄉試手腕欲僵公覽時哂之耶憐之耶

與秋帆中丞

聞中州積年荒歉尙書一到雨暘時若年歲順成益信郭代公所臨之地能使泉水變甘毒龍遠徙也枚撰魚門墓志已屬道甫先生代呈教削刻下其一孤二寡俱來金陵子立養營毫無依倚枚雖小有佽助而綿力無多實難爲繼偏值江省奇荒石米五金枚年七十未逢此難魚嫂來云中丞許助三千金代存安處此種風義嵩華出高凡在士林無不異音同嘆感泣者不止程氏一門也惟是在在待哺甚殷寒衣典盡未知慈雲一片何日吹來託枚代爲探信伏思以周濟之惠當索逋之催局外局中均覺太過然探其情景不得不然大君子能將千百萬哀鴻起諸溝壑况區區故人之十餘口哉枚以故口欲默而難緘筆將停而仍者屢矣惟中丞憐之而賜覆焉

辭妓席札

來書道不赴妓席疑僕晚年染道學習氣則大不然僕之不來正慮逼我走入道學故也何

也凡人必先抱正心誠意之學矜矜自持不得已一登妓席被冶容所動遂喪其生平而潔惑之如是則樂矣今我素非莊士先存好色之心欣欣然而來不料一登妓席被其惡狀阻興使頃刻間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終席間如對嚴師如是則苦矣近日秦淮畫舫之遊樂少苦多以故稱貞縮屋實非本懷不特此也纏頭之費或言與其賞此輩不如振貧窮此說良迂然亦必發於中心之所願而後揮金如土亦所甘心若方且唾之棄之厭之之不暇而勉強揮霍應酬主人之情粉飾家僮之耳目勢必先吝後悔胸中作數日惡况我輩纏頭自知不豐不得不虛詞褒贊佯相附會斷不忍在此等地方作史魚之直面加貶詞於是像做枯瘠題一般無中生有面目醜則夸其身段肌理惡則譽其風神費一片苦心造幾句浮譽仔細思量轉不如仍作州縣官巧言令色奉承上官矣凡此皆僕所以奉辭之故足下諒之至於認欽鷄作鳳皇以符拔爲麒麟則海畔逐臭之夫自古有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足怪也毋相強也

覆雲松觀察

寄到手書公然鄙人一序冠羣言之首欣幸無極讀近作二冊凡所抒寫皆枚意中語未知何時逃入先生腹中走出先生腕下使我且妬且舞因之憬然有悟先生所以推許我詩如元相之愛龐巖爲其類已故也然君子和而不同又承虛懷下詢抑心所謂危敢不以告耶諸作是少陵晚年手筆無可推敲略有一二可疑者都已墨之卷端以便斟酌大概僕與先生天分有餘往往不肯平庸爭奇競巧要惟持之以莊運之以雅則大巧若拙而於詩文之道盡之矣尊作自壽詩家無半畝憂天下胸有千秋愧此生一聯此種胸襟氣象雖大聖賢

何以加焉不料末句以年老成精作結有如虞庭蕭韶鈞天廣樂之地忽跳出沐猴一舞怪
鴟一鳴趣則趣矣類耶不類耶他如宋阮秦阮天公腰背之類皆斧鑿痕太重有傷大雅明
知人老成精典出淮南子原非杜撰而鄙意斷乎不可者譬如盧醫用藥必不因馬勃牛溲
載在本草之故而遽與薦耆並用也莊子曰道在屎溺此語何嘗不是至理然使牽莊周而
置之溷溷之間道則道矣其能不掩鼻而逃耶

答陶怡雲送蟹

移人就蟹一人之享移蟹就人舉家之餐我知今夕通遲兩兒都學螃蟹拱手祝陶世兄早
得中書矣且韻情重複句貴單行鴟不隨來尤見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之妙且使老饕引領
留有餘不盡之思唐宮人上官婉兒評沈宋詩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結擢爲第一
世兄以蟹爲明月以鴟爲夜珠將來世兄廷試亦必第一且螃蟹雖見海龍王也是一味
橫行世兄將來以文才橫行天下即以今日之蟹爲之兆也

答周漪香夫人

前肅手書寄隨園雅集圖求題未同而言自覺冒昧不料寄未三日而沈紀來甯奉到夫人
採芝小照命枚加墨紅顏白髮路隔千里不約而同真可謂文章有神心心相印矣捲開圖
畫華耀莊嚴如見韓幹寫九天元女之容非下界凡人所敢逼視一時袞師兒子樊素姬人
無不額手傳觀傾衿禮拜也因記當年尹相國副室張夫人受封一枚拜見後獻詩云身
受金闈曠代恩果然玉立天人樣一時佳話傳過江南今將此聯移獻妝閣所恨枚年衰才
盡不能副見委之盛心又不敢知難而退謹倣尙書題隨園圖故事作長慶體一篇補圖中

所未有其頌揚真切處似較諸題者畧有微長不知夫人以爲可存否來書刻雕朽木矜寵
太過枚何敢當讀至自嫌失學黯然神傷等語忘現在之榮華慕千秋之姓氏此等胸襟求
之當代公卿尙難多得况園中女子耶眞乃宣文十哲聖賢一流不止福慧雙兼生天成佛
而已更有懇者枚著隨園詩話二十卷自抒議論揚表幽光其中夫人佳句采錄尤多雖現
在無力開雕而一息尙存終思辦理求夫人賜序一篇弁諸卷首以作光榮遇古今未有之
人求古今未有之序是枚所惓惓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亦尙書聞之所欣然首肯者也刻
下尙書信來約枚明春爲嵩嶽之遊枚老矣方修月告之文灤夜行之戒不敢蹈程魚門故
轍或春間鄧尉梅開竟駕扁舟來謁藐姑仙子亦古人願緩須臾母死之意南海燒香不若
西天見佛枚再拜

附周夫人原書

月尊周氏端肅啟問隨園先生萬安尊讀先生之書十有餘年矣又時時聞中丞道先
生言論丰采口無虛日海內老師宿儒奇才異能之士時至中丞左右者亦莫不盛稱
先生之才其在先生同輩諸公更未嘗不極口贊揚於無旣尊覺耳目所及海內名流
無若先生者矣尊凡陋之質明侍上公巾拂身世無復所憾惟幼耽翰墨妄生好名之
心不肯汙穉終世乃生少聰明兼多疾病蛩寒蟬寂終不成聲於今悔嘆廢棄始信天
限之弗可渝奪又無絕技殊能高於輩行可託傳於名公大人著述以垂永久者他日
晏然隨化黯然神傷而已前在中州取義山十年長夢采華芝之句作采芝圖畫工旣
劣更不能擇手題詠誠無可觀今特寄呈求賜宏製斯人斯圖雖不足當大方題品誠

欲藉傳姓氏於集中則生平之憾始釋然也小兒嵩珠年甫三歲近已種花以爲遲郎
福命宜兄弟所致先生與中丞誼重交深聞之必喜用敢附及冒昧干請臨啟惕然諸
惟達鑒敬問夫人懿安遲郎文社詩禮之學想日益進亟思一見之也附呈微物導意
寄阿廣庭公相

記戊午科枚與相公同出鄧遜齋先生門下赴闕謝恩時匆匆一見至於今五十年矣相
公出入將相身畫凌烟是本朝有數人物而枚入玉堂後改官州郡告歸養親以南北之
路遙兼雲泥之分隔以故一札之投亦不敢輕瀆於隸人之聽非傲也禮士於上大夫不敢
有所先也今秋遊武夷之便九月十日路過吳江於月下望見水上旌旗知公在杭州勾當
公事而返初意擬肅手板叩舷求見繼而思之夜已更餘公當就寢且天上鳳鸞亦未必尙
憶人間有當日同飛之燕雀以故噤齡不前拏舟竟去到杭州見方受疇司馬告知公欲見
枚命渠馳六百里羽檄呼之使來方知大君子之念舊憐才迥出尋常萬萬而枚之所以仰
測高深者抑何淺之爲丈夫也納手捫心不無小過特寄七律四章聊申悃素不宣

寄浣青夫人

二十年來聞浣青之名讀浣青之詩知老同年文敏公之家法不傳子而傳女有漢人伏蔡
兩家風私心竊向往之奈道路乖分終難一見欽欽在抱者已非一日去冬遊武夷路出吾
鄉急扶杖而趨妝閣果然謝道韞之談諧宣文君之經義應口如響觸緒紛來趙充國云百
聞不如一見誠哉是言蒙念我父執憐我頹侵飲之以羹湯衣之以縞紵賜赤鳥之几凡踏
菉竹之猗猗題雅集圖七古一章渾脫流利饒杜陵風格可當作玉女之雲籤靈霄之祕笈

焉感謝之忱千言難罄別後到蘇盤桓十日爲雨雪所困畢公靈巖山館僅著屐一登而已貴女弟子漪香主人尙在中州未還吳下世妹所寄手書已交張止原遞至中丞公處矣比來湖上春生想玉體平善諸公子書聲洋洋盈耳也令愛存姑猶能記代取名之白頭老叟否念之間之

與錢竹初

接手書知兄於軍務倥偬際猶念及清涼山下人何其誼之高心之暇耶見惠海物三捆足供一歲之餐勝受趙韓王瓜子金矣枚去年武夷之游亦是天緣巧湊使遲至今年其能與荷戈者爭路耶來札教其愛惜精神以虛無恬淡爲宗鄙意不以爲然夫至虛者天也然日食星隕天亦無如何古之恬淡人有過於陶淵明周茂叔者乎考其壽皆不踰七十枚雖不肖忝竊過之且所謂虛無者爲其無成見也若有成見以求虛無是受制於虛無而虛而爲盈無而爲有矣大抵養生之道無心最妙沈氏筆談載有女巫能知人隱事或手握棋子試之其先知自知其數者渠能知其隨手取棋而自己不知其數者渠亦不能知此有心不如無心之妙也枚自覺爾來健忘少臥衰態日增此亦萬古千秋天地自然之理譬如貧人產盡愛惜之不過如是散縱之不過如是故曰貧不學儉賤不學恭老不服藥行行重行行逝者爲歸人則存者爲行人矣聽其所至而休焉兄母爲我戚戚也晉人稱王濛曰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此則某一生得力處五年中連接來札屢屢以乞退爲言枚更不以爲然夫士君子流行坎止相時而動亦不必有成見捉搦其間得其道進未必爲非失其道退未必爲是枚山居四十年亦是乞養先慈年登上壽有以成就之非枚之所以早退鳴高者也果在

官行一日仁民愛物之事勝在家終歲作研朱滴露之功孔孟復生斯言不易倘果膏肓泉石歸興勃然則竟解組投簪戛然而止亦不必先以告人但目下臺匪猖狂軍書旁午兄此時乞退不特勢有所不可亦心有所不安枚祖籍慈谿爲兄部民因生長杭州數典忘祖明歲老身健在道路平安或竟翩然而至應雪竇之招亦未可定人生如傀儡行止往來暗中有牽絲者亦何能自作主持耶客秋用菴先生見招枚飛往杭州止遲九日竟不得見僅到靈前作秦失三號而已方知朋友一面價過千金造物於賢人君子尤靳之也

與朱石君侍郎

客冬蒙公招飲許所作古文有真氣而無十弊頹老才盡得大君子一言以張之遂妄作千秋之想感何可支別後歸江南一路頌主司之賢者洋洋盈耳就枚門下士如韓廷秀談泰陳春華顧敏恒李賡芸等皆素知其溺苦於學華實兼備者屈久得申如繩井底珠而升之白晝之庭也伏念陸宣公知貢舉貞元八年一榜得退之元賓歐陽詹諸人一時稱盛至今傳爲美談然考其故則由梁補闕王郎中爲之關說唐人所謂通榜是也終屬公中之私非盛德事惟閣下掞然前來不詢於人不採於衆暗中求索而能使出羣之才若燭照數計而盡取之猗歟盛哉豈不高出古人萬萬哉枚雖衰恨不負卷冊揮煙墨重入棘闈與諸賢一戰其藝以求賞於賢主司之前也雖然主試者三年一至其教士淺督學者一至三年其教士深吾浙向稱文藪近頗衰蕙得賢者爲之振作儒林文苑各分其類各取其真將見治化之隆媲成周臻唐虞又豈徒夸元和慶歷而已耶

與翁東如

從古文章家替人作碑銘傳志者其道有三第一是其人功德忠勛彪炳海內我爲表章不獨彼借我傳其名而我亦借彼以傳其文此不待其子孫之請而甘心訪求以爲之者次則其人雖無可紀而生平與我交好則爲之傳志以申哀感之情此亦古人集中往往有之再次其人雖於世庸庸於我落落而無奈其子孫欲展孝思大輦金幣來求吾文則亦不得不且感且漸貶其道而爲之譬如抱關擊柝爲貧而仕者一般此劉又所謂諛墓之文亦古人所不免者也若三者無一不過鄉里之善人村巷之嫠婦此輩在世僂指難數焉得人人而傳誌之論語稱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君子不爲也前在蘇州與公望薛君彼此往返並未一見而家人無知收其食物足下又交行狀一紙催逼作傳不得已倣諛墓之例撰成寄上然古文一道知者甚希不得不將體例詳言之以免俗人口實來狀與作松莊先生與妻吳氏合傳開口便錯試擷翻文苑英華一千卷八大家數百卷可有夫妻合傳之文乎古人墓志夫妻合葬者其標題但書某公某大夫而不書暨配某夫人何也地道無成統於所尊也其妻果賢不妨於文中叙及之其妻分葬則竟作某夫人墓志此定例也自元明以後古文道衰始有題中書暨配某氏之文汪鈍翁以爲此不典之詞夫合葬墓志尚不可以夫婦並稱而況於合作傳乎以故標題但書松莊先生傳而不及其室亦猶行古之道也

答朱心池明府

前書有遇恩赦可免輸薪之語何以至今猶滯留桂水想天道此邦山好特留與文人時時作伴耶抑或借此抑勒文人使之豪宕感激有以成就其著作也僕五六年來行二萬餘里東南山川都已游徧只欠武夷一座客秋九月竟蠟屐而登曼亭之峰探九曲之妙往來

百餘日得詩七十餘篇閣下聞之亦爲我張目也嘗謂佛家因緣二字實補聖經賢傳之所不及僕名場六十年有終日見而落落然若路人者有一二見而思之終身不能忘者有萬無不見之理而竟不能一見者有萬無可見之理而公然一見者君與松圃離僕六千餘里僕又行年七十此豈有見理哉然而竟得見矣且一二見而至今思之不能忘矣無他緣故也不然使家弟不守端州則僕不粵游敝親家不守桂林則僕雖粵游不至桂林渠早罷官僕又不至桂林乃一弟一親家偏作官於我三人未見之前皆罷官於我三人旣見之後是舍弟與親家之作官某處皆爲我三人之交好而設也思之悚然第此後執訊人稀僕憊然衰矣有離無合爲喚奈何閣下非獨詩佳也駢體文宛轉流利雖非徐庾已是歐蘇在詞館中吾見亦罕舍弟秋江詩筆甚秀亦復衛官屈宋皆可惜也附寄武夷詩呈政

答靖海侯

除夕前五日接賢侯手書袁文辨誣一冊讀之詞嚴義正校吳縝唐書糾謬尤爲詳析自知獲戾頗覺悚惶但事出無心有不得不申訴于賢侯之前者枚與姚氏素無瓜葛忽丙戌歲和州參戎姚公諱栎者入山見訪袖中出乃祖啟聖公行述一冊閩頌彙編二本求爲作傳枚山居之人無國史可考又未見先將軍家傳事隔百餘年文獻無徵只得就其來本略加點竄依樣葫蘆應付而去所謂述而不作也至今二十餘年姚公音問不通久矣此等筆墨山中指不勝屈設使賢侯當日以先將軍行述命爲作傳則亦不過謹依來本極力表彰而已不能顧姚氏之有所訾譽也文雖存於集中書已忘之度外不料其行述彙編中誣罔名臣失實已甚或是當時門客曲意逢迎黨同伐異之作亦未可知枚落筆太易閣下身爲

孫子一見怒生理之正也但不根究其以訛傳訛之故而遽作申申之詈則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須知唐人平淮西一事李太尉之忠勛雖昌黎大儒不能掩蔽穹碑三丈因石烈士數言頃刻一曳而倒況區區之匏宣瓦秦何足爲典要乎嬰兒傷人有何成見乎且儒家之改過即佛家之懺悔也旣受指南似夢初醒惟有抽出此篇或加增改兼請賢侯將此札附載於尊作辨誣之後以表鄙人空空洞洞之本懷焉刻下臺匪猖狂王師進討賢侯世受國恩正宜繩其祖武副靖海之名奏鷹揚之績又何暇手執毛錐與窮老私才爭閒氣而已耶息怒一笑

答是冲明

前有一函勸足下不必講學諒蒙省覽茲來札問昌黎果否知道朱子得其與大顚上人書以爲眞贓現獲云云噫朱子過矣足下述朱子之言是重朱子之過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聖賢居心大概從厚故現在與我並世之人與所治之民尙且薄其責勿喜得其情況相隔數百年之賢者聲名久定何勞朱子身作捕快搜取眞贓而欣欣得意耶若果以羅織爲能則孔子亦有老子猶龍之贊其可指爲孔子通道教之眞贓耶吾故曰朱子過矣雖然昌黎亦有自取之道何也道統二字是腐儒習氣語古聖無此言亦從無以此二字公然自任者文王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望且未見矣肯以統自任乎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過猶不免矣肯以道自尊乎昌黎則陰襲孟子聞知見知之說創爲堯傳舜傳而終之以軼死莫傳是隱然以道統自居也昌黎居之朱子亦欲居之譬如祇此一坐席不推倒一客如何能據其位不取眞贓如何